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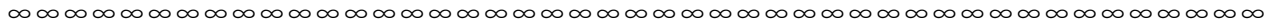
# 三宝垅校友通讯 (185)

印尼三宝垅华校广州校友联谊会 编印

2015年3月31日出版

Buletin Alumni Semarang

本期印 500 份



## 我会召开第十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 决定举行 2015 年校友聚会

印尼三宝垅华校广州校友联谊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于3月19日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由会长林文华主持，名誉会长曾星辉老师出席会议。会上首先总结去年的工作，并指出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将《三宝垅校友通讯》继续出版发行，尽管全年只出版四期，仍然得到校友们的肯定。大家表示要充分利用《通讯》这个平台，联络沟通各地校友间之老年友情，

其次，会上汇报了去年的财务状况，全年共收入14355.63元，其中收到会费、捐款5476.40元。总支出12529.40元。（详细情况见第四版）。

第三、对今年广州地区校友聚会活动做如下决定：（1）活动形式——点心餐；（2）活动时间：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00入场；（3）活动地点——广州市中山二路18号《电信广场》“邮电大厦健康饮食部”三楼；

该广场位于东山口电车总站西侧约100米，在中山二路与执信南路东北交接处。交通：地铁1号或6号线东山站F出口；电车102、108、112东山口（总）站；公交车选择在“东山口”之中山二路站下车为好。欲参加活动的校友最迟于5月15日前通过电话或信函向我会理事报名（电话号码见《通讯》181期）。收费标准如下：校友本人每一位30元，家属每一位50元（现场交餐费及会费）；另外，凡今年年满80岁（1935年出生）的广州地区校友，报名时请顺便告知。欢迎广州地区以外的校友参加！

第四、经理事会研究决定，为理顺各方面的工作，从今年四月份起，广州地区的校友若连续三年既不缴纳会费（现调整为每一位校友每年最少缴纳20元），又不参加我联谊会组织的活动，我会将停寄/发《通讯》。

## 怀念您“新中”——我的母校

我是新中61届高中毕业生，在辞旧迎新之际，寄上五十多年前从三宝垅新中校友寄来的春节礼券的复制品（下图）；见到“三宝垅中华总会”的大印，仍倍感亲切。中华总会像是中华族群大家庭的家长，她在组织、领导、团结、关怀华人族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维护华人族群的权益，以及在教育、医疗、救灾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她也能够协调华人社团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搞好和其他友族的团结工作，使华族能更好地融入印尼民族大家庭中，促进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

在上世纪60年代印尼发生排华浪潮中，中华总会有效地协助大量难侨顺利回国，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

有很多热心人士，特别是事业成功人士、侨领，敢担当不怕难，献计献策、出钱出力，积极投入到中华总会的各项事业中，长期为大众服务，我们对他们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我珍藏此礼券五十多年，也寄托着我对三宝垅和新中中小学的眷恋和对老师同学的怀念！

（因篇幅关系，本文有所删节）

岁月匆匆，年华似水梦中逝，转眼步入古稀年，人生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告别；然而，阔别多年千岛之国，在节日里，仍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乡音难改，乡情难忘，相思难回，相恋难放，难以放下往日年轻的磨练和快乐，怀念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真想我们的心灵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当年，真是美丽青春好年华，我们怀着美好的理想，投入到新中宣扬进步思想的熔炉，锻炼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穿着整齐的蓝白校服，唱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是我们的中心锻炼”的校歌，在老师们的指引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印尼、热爱社会的情怀；新中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走到那里，老师的恩情如同父母养育之恩，永生不忘！

1966年，我们的母校新友中小学被迫关闭了，但是，母校永存在新中校友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福建省三明市校友 谢瑞华

2014年12月

# 点赞《三宝垅校友通讯》

吴汉兴（垅华校友，福建）

连年办报不休蹄，迄今一百八秩四。  
版面虽小蓄意深，文篇简短感动人。  
三校纵横古今谈，百感交集涌心田。  
事事不苟系侨务，拳拳倾情萦华族。  
今逢春色绽花时，君奉《通讯》致敬辞：

各期准时去投递，邮发八方传鸿息。  
抒今怀旧风雨声，字里行间见佐证。  
政闻涉侨递声波，迭读无厌难释手。  
写真纪事白皮书，春华秋实办刊路。  
远眺“欲穷千里目”，前瞻“更上一层楼”！

## 在垅华的日子里（一）

云南红河州 张贵明

1952年6月，我和哥哥贵本、姐姐良兰，从直葛市属下的一个小镇中华学校小学毕业。为了节省开支，父母亲决定把我们四人（加上弟弟贵朵）送到三宝垅读书——在那里可以食宿在舅舅家里。经舅舅和父亲对三宝垅几所华校进行考察，决定把我们送到垅华念书。按舅舅人说法是：垅华收的学费最便宜，更主要的是垅华有年轻有为的校长。

我很幸运地在垅华渡过六年的美好时光。

在那六年里，有些往事至今难以忘怀……

### 一、 垅华的春天

1952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晚上，全校师生召开迎新大会，篮球场灯火通明，各班按两列纵队整齐站好；唱完校歌后，首先由曾校长致迎新言词，接着位大姐也上台讲话，对新来的师生表示热烈欢迎。接着，有一位老师把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双手抱（举）到讲台上，一曲美妙的歌声飘入耳中：“美丽春天，嗯哎嘿哟，一道来呀，嗯哎嘿哟，努力向前，嗯哎嘿哟，莫等待来呀，嗯哎嘿哟……”

啊，春天，美丽的春天！虽然我没有亲身感受到春天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国语》课中，有一幅题为《春》的彩色插图：阳光明媚，百花盛开，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

啊，春天，我赶上了垅华的春天，我走进了春天的花园！

（后来我得知，那位老师是小学部教音乐的冯韶培老师，那位小女生是我班曾令行的妹妹曾富春。大约两年后，学校要举办独唱比赛，某一天下午，从小学部的一个教室里飘出悠扬的歌声，我朝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只见冯老师正在辅导一位小男生练歌，他唱的歌不仅旋律优美，歌词也引人入胜；我被这首歌紧紧吸引住，在教室门口站着听，听完了也学会了，而这首歌成为我六十年来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歌名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后来也得知，那位小男孩也是曾令行的弟弟。）

### 二、 江源和毓才

江源是我进垅华后第一个同桌，他来自 Salatiga，他有两个姐姐：大姐叫潘丽珍，白析的面庞，戴着无框的近视眼镜（当时这种眼镜很时髦，曾校长当时也戴这种眼镜），个子不高，属小巧玲珑型；二姐叫潘丽云，皮肤较黑，个子也较高；江源的父亲来自广东梅县，在 Gg Warung 做布匹批发生意，住两层楼，下面是店铺，上面住人。在交谈中，江源无意中谈出他家吃狗肉，我们几个同学就嘲笑他，他就连连说：“好吃呐，好吃呐！”他和我一样，从初一到高中毕业都在垅华。江源和瑞煌送我一件晴雨两用夹克、一座闹钟和一本大相册。至今，那本大相册我还保存着，里面珍藏着我们中学时代的照片。我回国后，再也没见过江源，后来在垅华百年特刊上见到他的相片，知道他旅居香港。

毓才，是我念初一时最好的玩伴之一，他的家在三宝垅——Jl Bojong 的最南端有一座叫 Pintu Seribu 的大厦，往左拐有一条街（记不得街名），毓才家就在那条街上。由于离我舅舅家最近，又几乎顺路，我大哥贵本经常叫他坐在自行车的车把上，送他回家。有时遇到交警，他就下车，走上几十米后，趁交警不注意，他又坐上去。毓才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毓奇），他们在新中读书，还有一个弟弟叫毓壁，好像还有两个妹妹，其中最小的是 1949年10月1日生的，当时只有三岁左右，非常活泼可爱，我常常逗她玩，如今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布点也成了阿婆级的人了！上初二后，毓才转到华英，后来又回国。2007年，我曾在不同时间几次打电话给他，电话打通了，但无人接听。

江源，毓才，你们现在身体都好吗？

### 三、 Muntilan 小哥俩

我和贵朵跟吴兆汉老师住在同一个宿舍时，除了房东阿婆及其孙子外，还有两位来自 Muntilan 的小哥俩，哥哥叫阿 Kong，跟我同年龄，弟弟叫阿 Ciong，与贵朵同岁。平时我们关系还可以，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贵朵和阿

Ciong 发生争执，阿 Kong 也出来帮腔，眼看弟弟受两人围攻，我哪能袖手旁观！口水战不断升级，要不是吴兆汉老师及时劝阻、并把我们拉开的话，很可能发生“单挑”的场面。

没过多长时间，因房东阿婆要把房子卖掉，我们各自寻找新的住处，各奔东西，就再也没见到他们兄弟俩。

转眼间，到了 1958 年 7 月，我在广州华侨补校的校园里跟几个室友散步时，听到后面有几辆自行车的声响，我们赶快往路边靠，突然“吱”的一声，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只见一个人一只脚落地，另一条腿挡在车上，我抬头一看，心里一咯噔：Muntilan 小子阿 Ciong！莫非这小子想乘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来找茬？！只

见他满脸堆笑：“明，你也来了？”下车，推着自行车和我一块走，并讲起了他的经历，原来，两年前，因兄弟俩太顽皮，其父母管不住他们，就把他们送回国内，“让共产党来教育”；接着，他以“过来人”的身份教我一个“绝招”，“明，来这里以后，干劳动时一定要卖力，不能偷懒，这样，万一你做什么错事，老师也会原谅你，要不然，就要倒霉……”我点点头。他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去追他的小伙伴。后来，我忙于复习、高考、下乡劳动，离开广州时没见到他们。

五十多年过去了，Muntilan 小哥俩，你们在哪里？现在好吗？

（未完，待续）

## 1959 年在三宝垄的华人学校

记得二战后三宝垄的华人学校大致如下：

中华公学第一校（在 Jl Kapuran），后来由亲台人士掌管，校长张本立；第二校（在 Jl Pelampitan），后称垄华中小学，由亲新中国人士掌管；第三校（在 Jl Bojong），后称华英中学，校长原由亲台人士司徒彦掌管，后来闹学潮，校长改为高增墩（印尼政变后回中国，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第四校（在 Jl Bulu），校长也是亲新中国的人士掌管；第五校（在 Jl Karangturi，后称 Jl Mataram），校长是亲台人士，是张本立的夫人；新友中小学（在 Jl Gang Tengah，后来校址搬到体育场 Stadium 附近），校长是亲新中国的庄明哲，文革后定居香港；中华会（记不得其全名，也在 Jl Mataram），由受过荷兰洋化教育的人掌握，这些所谓“高等华人”平时为亲中、台人士所不齿，因为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唯唯诺诺，在华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只有和印尼人打交道时才想到自己是华人；最后是由印尼籍华人掌管的印华中学；还有两个很不著名的小学，一是在 Jl Widoharjo 的育德小学，二是在 Gg Pinggir 和 Kapuran 河之间的华人小学，这两个小学存在的时间很短；另有一间华人学生很多的学校 Loyola（在 Jl Karang Kembang），后因此路名声太坏而改成 Jl Karang anyar）。

我是 1947 年上第一校，由于我大哥、大姐和二哥都

当过老师，在家里学过算术和语文，一进学堂就念二年级，我的同班同座同学叫王一鸣（现在定居香港），可能是全班年纪最小的，七周岁，其他同学好多是 13~15 岁的同学，具体原因已记不清楚，可能是日本人侵略印尼期间，好多华人学校都被关闭。

记得当时大人们说过，印尼独立后，三宝垄的警官还是非常反动的、名叫 Pilard 的荷兰人，中、印建交后，在 Gg Tengah 的新友社在中国国庆那天升起中、印国旗，Pilard 竟勒令降下五星红旗，当然遭到义正严词的拒绝，告诉他“要降你自己去降”，Pilard 怕引起外交事件而不敢动。我觉得新友社是好样的，于是 1951 年我就由第一校转读到新友中小学，后来我哥觉得华英中学的外文和数理化是华文学校中水平最高的（特别是英文水平，据说五十年代初期的初中毕业生都会讲英语），我又转读到华英中小学。

由于年代相隔太久，那些华文学校校长及其他情况，本人记不清，不对之处，还请诸位校友多多包涵！

南京市校友：庄南宁

2014 年 12 月 27 日

## 我在日军南侵时期的若干见闻

余垄生

我在《我曾经是垄华小学生》一文提到：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引发太平洋战争前后，荷属东印度局势日趋严峻，居住在大城市的华侨纷纷迁往内地避难，我也在 1941 年下半年告别了垄华。现在我想补充说明一下，我离校的准确时间应该是 1941 年 11—12 月间，因为我最近又记起一件事：1941 年 10 月 10 日三宝垄华校曾经联合举行盛大的庆祝国庆卅周年的提灯游行，我参加了这次活动。那天晚上，各华校师生提着灯笼游行至 Taman Seteram，在 Pasar malam 前面的广场汇合，隆重地召开庆祝国庆大会。当垄华的游行队伍从 Pelampitan 出

发，走到 Peloran 时，华英中学的游行队伍也从 Bojong 出发，经过 Duwet（或 Depok？）走到 Peloran，同垄华的队伍相遇，大家情绪都很高涨，齐声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联成钢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大家奋斗到底，侨胞要募捐……”。激昂的歌声一个接一个地响彻夜空。这是荷印时代三宝垄华校最后一次也是最热烈的一次国庆节活动。节日后大约一个多月，我仍照常上课，因此可以判断我是在 1941 年 11—12

月间才离校的。

堃华是何时停办的？我不很清楚，在上述文章中只写我在 1942 年 3 月，爪哇沦陷后不久回到三宝堃准备复学时，堃华早已停办。我在文章中把苏允祥校长创作的堃华校歌写成“1938——1941 年的堃华校歌”，这是欠妥的，因为这会误导读者以为堃华是 1941 年停办的。可惜的是我最近几天清理自己的东西时，找到遗失多年的一叠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北京陈有利老师在 1993 年寄给我的，信中提到堃华停办的具体时间是 1942 年 2 月 14 日。兹摘录如下：“我最近收到我哥（陈）有德（从三宝堃寄来）的来信，答复了我提出的问题，现把这信摘抄如下：‘母校堃华遭日军南侵，在 1942 年 2 月 14 日上最后一课。停课时全校只有十多个学生。当时计划在波查（Boja）、沙拉笛加（Salatiga）、汶诺梭波（Wonosobo）等小埠开办战时分校。……但日军迅速南下，3 月 1 日就在爪哇岛登陆。南岛失陷，开办分校的工作就停顿了。因此苏允祥校长之任职期也应算在 1942 年 2 月 28 日结束。’”

1942 年 3 月爪哇沦陷后不久，我回到三宝堃，看到我家门前的马路上有许多日本兵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家是开照相馆的，常有许多日本兵来照相，大多数是凶神恶煞，

粗声粗气，有时给的钱不够就走了。最叫人害怕的是来了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兵，好几次带着印尼女人（可能是军妓）来照相。他每次来到店里，我就躲进里屋，不敢出来，只听到他在摄影棚里放出淫荡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他又来了，不是来照相，而是来闹事。他叽哩咕噜地说着日本话，半醉半颠地拔出刀来，把我的伯父逼到墙角，对着他的臀部刺了一刀，然后狞笑着走了。我伯父命大，挨了一刀但伤势不重，只流了点血，没有生命危险，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伯父的险遇，让我亲眼看到日本皇军（不！是蝗军！）的丑恶面目，领略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使我大开眼界，大长智慧。

在日军占领三宝堃的头一年，我过着失学的生活，白天没事干，常与朋友放风筝，玩玻璃弹子，在街上捡印有商标图案的香烟包装纸来玩，看连环图，逛巴刹（Pasar Johar），去 Setadion 游泳。……在 Setadion，我看到许多日本兵也在那里游泳，他们不按规定穿游泳裤下池，只用一块白色的婴孩尿布包着下体，让人看了很恶心；但游泳池的管理员（印尼人）谁都不敢招惹他们。（未完，待续）

### 故园动态 印尼短讯 中印友好

▲世界经济论坛（WEF）第 24 届东亚峰会将于 4 月 19-21 日在雅加达举行。

▲中国参与雅京-万隆高铁可行性研究。

▲佐科维出席博鳌论坛：发表演讲 欢迎投资，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佐科维总统 28/3 在中国海南省新兴城市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BFA）所举办“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分论坛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启动仪式。

▲佐科维总统 3 月 27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同出席题为“深化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中国-印尼经济合作论坛。

#### 更改地址：

1. 张淑君（原海南省）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碧湖 32 号，邮编 511700
2. 刘德招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皇庭世纪 4 栋 30 B，邮编 518048
3. 刘南志 海珠区艺洲路 608 号 珠江帝景紫龙府 3 栋 1103 室 邮编 510310 电话：61836428

#### 收款公布

#### 收会费、捐款公布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100 元：**黄祥娘（广西北海）、曾国盈（泉州）、肖安雄、陈杨琪、陈绮冰（北京）、柯静娇、蔡金叶（天津）；丁冠雄（广州）

**80 元：**连丽雪（北京）；

**50 元：**黄宗福（北京）、谢瑞华（三明）、刘玉珍、许淑钦/何庆国（厦门）、林云香（晋江）、郭彩秀、蔡昆恭（海口）、胡炳昌（桂林）、吴汉兴（福建建宁）；

**30 元：**魏美安（广州）、黄秀娥（海口）、张淑君（东莞）；王曾雪（江西）；许松高、朱宏辉（漳州）；

**25 元：**陈家好（杭州）；

**20 元：**连丽凤（深圳）、庄南宁（南京）、许白敏（北京）；

**10 元：**陈炳伦、秦洪智（昆明）

**温馨提示：**校友们来函、汇款，写冯伯来的地址时务必写明：“--- C 1 栋 906-房---”，以免将通知单投递到 1906 房

联系人：冯伯来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怡宁街 5 号嘉仕花园尚海轩 C1 栋 906 房 邮编：510260 第 4 页

### 印尼三宝堃华香港校友会第七届理事会

印尼三宝堃华香港校友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屈秀凤校友出任本届理事会会长，邱新猷、曾祥英二位校友为副会长。

会议并决定委任柯锡龄、傅孙国、李伯图、林运强、许孙彪、郑仲贤为本会名誉会长，许振保、蔡丰淑二位老师为名誉顾问。

#### 我会 2014 年收支总表

收入		支出	
全年收会费/捐款	5476.40	出版《通讯》共 4 期	2459.90
收回聚餐费	8774.80	出版《通讯》工作餐	499.00
银行利息（12 月止）	104.43	理事会工作餐	1543.00
		聚餐费（含订餐）	5496.00
		全年电话费	1440.00
		买文具、车费等	191.50
		发放慰问金（5 人次）	900.00
总收入	14355.63	总支出	12529.40
2014 年收支相抵：+1826.23 元			
2013 年结余：46069.85 元		2014 年总结余：47896.08 元	